

· 中华再造善本提要选刊 ·

元刻总集提要

汪 桂 海

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三十五卷 (宋)楼昉撰 元刻本 框高 15.3 厘米,宽 9.8 厘米。每半叶十一行,行二十一字。黑口,四周单边。

有缺叶,明、清人抄配较多。

楼昉字晦叔,号迂斋,鄞县(今浙江宁波)人。生卒年不详。少从吕祖谦学,与弟昉俱以文名。绍熙四年(1193)进士,授从事郎,迁宗正簿,有直谅声。后以朝奉郎守兴化军。卒,赠直龙图阁。昉为文汪洋浩博,从学者凡数百人。著有《中兴小传》、《宋十朝纲目》、《东汉诏令》、《崇古文诀》等。

此书三十五卷,凡文一百九十三篇,包括先秦三家、两汉十家、三国一家、六朝二家、唐四家、宋二十九家,而韩、欧之文为多。后有宝庆三年(1227)姚瑛跋,云:“广文陈君钺诸梓以传之。”

昉以文名于当时,从游之士甚众。其编纂此书,意在教人为文之法。此书的编纂仿照吕祖谦《古文关键》,而于文章的选取、注释则有所增广、发明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有《迂斋古文标注》五卷,云:“宗正寺簿四明楼昉晦叔撰。大略如吕氏《关键》,而所取自《史》、《汉》而下至于本朝,篇目增多,发明尤精当,学者便之。”说明此书曾名《迂斋古文标注》。

此书传世最早的刻本有宋刻《迂斋标注诸家文集》五卷,半叶九行,行十九字,白口,左右双边。卷前有宝庆二年陈振孙序,当即《直斋》著录之《迂斋古文标注》五卷。又有宋建阳刻《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》二十卷,半叶十二行,行二十三字。此二书今皆不完,仅存数卷,从残存卷帙来看,后者是对前者增损篇章、析分卷次而成。就存卷部分而论,后者视前者增多江文通《诣建平王上书》、孔德璋《北山移文》、李习之《答皇甫湜书》及司马温公文三篇。另,前者有太史公《自序》,韩昌黎《赠张童子序》、《南海神庙碑》,后者则删而不存。

《南宋楼藏书志》卷一百十四著录宋刻本《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》二十卷,疑与现存建阳本属于同一刻本。据《南宋楼藏书志》著录,此本有宝庆二年陈振孙序、三年姚瑛跋。此陈序较《迂斋标注诸家文集》之陈序内容、篇幅有所不同,乃经增订者,而所署时间则沿用旧序。此陈序云,楼昉“间尝采集先□□以来迄于今世之文,得一百六十有八篇,为之标注,以谕学者。”说明二十卷

本选录文章一百六十八篇。

此元刻本收录文章一百九十三篇,视宋刻本《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》又增加了二十五篇,其中如两汉文增杨子幼《报友人孙会宗书》、王公仲《择贤疏》,唐文新增韩昌黎《赠张童子序》、《南海神庙碑》、《燕喜亭记》、《送石洪处士序》、《答李翊书》等,宋文新增陈宛丘《远虑策》、《楚议》,黄山谷《书王知载胸山杂咏后》、《苦笋赋》,秦淮海《晁错论》等,此皆不见于宋建阳刻本者。卷数则由二十卷增为三十五卷,编次亦略有差异。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卷二十四云此盖出于宋末元初人附益。元以后刻本多为三十五卷。

此元刻本乃目前所知《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》刻印最早的三十五卷本,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卷十一著录称“麻沙袖珍本”。明刻本据此本以大字重新雕印。

书中有“稽瑞楼”印,知其曾为清陈揆稽瑞楼藏书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文章正宗二十四卷 (宋)真德秀辑 元刻明修本 框高21.5厘米,宽18.1厘米。每半叶十行,行二十字,小字双行同,细黑口,左右双边。

真德秀(1178—1235)字景元,后改希元。浦城(今属福建)人。宁宗庆元五年(1199)进士,官至参知政事。世称西山先生,卒谥“文忠”。德秀初有重名,及为宰相,首以尊崇道学、正心诚意劝理宗,随又进所著《大学衍义》,皆非时务所急,众大失所望。其学以朱熹为宗,著述有《大学衍义》、《文章正宗》、《西山集》等。

是集分辞令、议论、叙事、诗歌四类,录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以下至于唐末之作。总集之选录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自是编始,遂为后来坊刻古文选之例。西山持论甚严,大意主于论理而不论文,反映其道学思想。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卷一云:“《文章正宗》初萌芽,西山先生以诗歌一门属余编类,且约以世教民彝为主,如仙释、闺情、宫怨之类,皆勿取。……凡余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半,又增入陶诗甚多,如三谢之类多不入。”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三“孔子删诗”条亦曰:“真希元《文章正宗》,其所选诗,一扫千古之陋,归之正旨。然病其以理为宗,不得诗人之趣。”正因此书之编选标准过分强调理学观念,不近人情之事,其说虽卓然成理,然终不能行于天下,故自讲学家以外,未有尊而用之者。

该书卷前有绍定壬辰(五年,1232)真德秀自序。绍定五年,当是此书编纂完成的时间,三年后真氏去世。

《文章正宗》最早的刻本大约是刘克庄刻本。据刘克庄《后村题跋》卷二中云:“西山先生真文忠公遗书曰《西山读书记》、曰《诸老集略》者,纲目详,篇帙多,其间或未脱稿。曰《文章正宗》者最为全书。既成,以授汤巾仲能、汉伯纪,某与焉。晚使岭外,与常平使者李鉴汝明协力锓梓,以淑后学。是书行,《选》、《粹》而下皆可束之高阁。犹恨南中无监书,而二汤在远,不及精校也。”说明《文章正宗》撰写成书后,即将文稿授予汤氏兄弟,刘克庄得到的应是一

个抄本。他在岭外着手刊印此书时,盖尚无其他刊本,是为最早刻本。

《文章正宗》存世最早的本子为元刻残本。此本文字漫漶甚多,有缺字,有断版,非元刻元印本,应为元刻明修本。原为铁琴铜剑楼旧藏,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二十三有著录,误作宋刊本。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吉林省博物馆等七馆皆藏。

东涧先生妙绝今古文选四卷 (宋)汤汉辑 元刻本。框高 18.6 厘米,宽 13.6 厘米。每半叶十行,行十八字,注文小字双行同,细黑口,左右双边。

汤汉(1202—1272),字伯纪,号东涧,饶州安仁(今江西余江县东北锦江镇)人。以荐充象山书院山长。淳祐四年(1244)进士,初授上饶县主簿。后差信州教授兼象山书院山长,改充国史实录院校勘。会大水火灾,两上封事,授太学博士。迁秘书郎,转对极言边事。度宗时以端明殿学士致仕,度宗咸淳八年(1272)卒,年七十一,谥“文清”。事迹详《宋史》本传。

《宋史·汤汉传》谓,汤汉有文集六十卷,已久佚,其著述今传世者,除此《妙绝古今文选》四卷外,尚有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四卷,以及后人所辑《东涧集》一卷。

是编甄辑古文,起《春秋左氏传》,迄眉山苏氏,凡二十一家,七十九篇。书中间有圈点、评注,当出自汤汉之手,其评注有取真西山《文章正宗》者。

卷首有二序,其署“东涧书”者,乃汤汉自序;其署“紫霞老人”者,则赵汝腾所题。元赵沍《东山存稿》卷六《题〈妙绝古今〉篇目后》谓曾见到马廷鸾《妙绝古今序》,后于书肆见是书,卷首不载马序。今此本亦无之。马氏《碧梧玩芳集》,世已失传,惟《永乐大典》间存一二,亦无此序,则其佚失已经很久。

书中所选录文章,代不过数人,人不过数篇,似不足概括古今作者,不明汤汉著书之意者遂有缺略之讥。赵沍《题〈妙绝古今〉篇目后》,则以宋代衰微之故与汤汉出处大概,推阐其著书之旨,以为宋朝南渡之后忍耻事仇,至宋理宗又容奸乱政,故此书取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所载之事以昭讽劝,而并及于汉、唐二代兴亡之由。又其取《屈原传》、《乐毅传》、韩愈《送孟东野序》,以及欧阳修、苏子美诸篇,乃有感于士之不遇,而复进之于道,以庶几乎知所自反。其去取之间,篇篇具有深义。汤汉著书之意由此而明。其实,紫霞老人赵汝腾序已有提示云:“言之精者,道之寄,六经,其元气也。学者又当亹亹,毋但求言语句读之工而已。”提醒读者不要仅注意书内所选各篇文章言语措辞之精工,当求其所隐含之思想。

汤汉自序作于“淳祐壬寅”,即宋理宗淳祐二年(1242)。知此书在汤汉进士及第前三年既已编就。赵汝腾序在“宝祐丁巳”,即理宗宝祐五年(1257),其距是书之成已十五载。书之刊版估计在是岁。

今此元刻本中,遇宋讳“贞”、“恒”等字皆缺末笔,显为宋刻之遗迹,证明此本乃据宋本翻刻者。此本有补版,书虽不足贵,而元刊则殊罕。

书中有“二酉斋”、“涵芬楼”等印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七卷（宋）谢枋得辑 元刻本 钱谦益批点，许运昌跋。框高 18.2 厘米，宽 11.8 厘米。每半叶十行，行二十二字，黑口，左右双边。

谢枋得（1226—1289）字君直，号叠山，信州弋阳（今属江西）人。宝祐四年（1256）进士。五年，枋得考试建康，擢贾似道政事为问目，被漕使陆景思告密，遂被罢斥，谪居兴国军。咸淳中赦归。德祐（1275）初，起用为江东提刑，江西招谕使，知信州，率兵抗元。城陷后，流亡建阳，以卖卜教书度日。宋亡，居闽中，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）程钜夫荐宋臣二十二人，以枋得为首，辞而不起。至元二十六年，福建参政魏天祐强之而北，至大都，绝食而死。门人私谥“文节”，世称“叠山先生”。其诗伤时感旧，沉痛苍凉。有《叠山集》、《文章轨范》行世。《宋史》有传。

此书收录汉晋唐宋之文共计六十九篇，其中韩愈文三十一篇，柳宗元、欧阳修文各五篇，苏洵文四篇，苏轼文十二篇，其余诸葛亮、陶潜、杜牧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李觏、李格非、辛弃疾文各一篇。前二卷题曰“放胆文”，后五卷题曰“小心文”。每卷前分别以“侯、王、将、相、有、种、乎”七字标记，云“侯字集”、“王字集”等等。卷三谢枋得批注中有“先熟‘侯’、‘王’两集”之语，知以此七字为卷次标记，乃谢枋得原题。

书有圈点始于宋末。此书目录后有谢氏门人王渊济跋，谓：“右此集（案，指卷一“侯”字集）惟《送孟东野序》、《前赤壁赋》系先生亲笔批点，其他篇仅有圈点而无批注，若夫《归去来辞》，则与‘种’字集《出师表》一同，并圈点亦无之。”今观卷内有注释，有批评，皆小字旁列，行间有圈点，每篇前后间有总评语，前低五格，后低七格。其卷六《岳阳楼记》一篇，卷七《祭田横文》、《上梅直讲书》、《三槐堂铭》、《表忠观碑》、《后赤壁赋》、《阿房宫赋》、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七篇，皆有圈点而无批注，盖若无独自见解，即不强为赘言。

此书纯为举业而作，例如谢氏各卷开篇引语中，数处有“场屋程文论当用此样文法”、“场屋中日晷有限，巧迟者不如拙速，论策结尾略用此法度，主司亦必以异人待之”、“初学此，必雄于文，千万人场屋中，有司亦当刮目”之类的言语，明其旨在为参加科举考试者指导为文之法。然此书也并非无价值可言，尤其卷内批注，往往切中关键，确能点通古文精妙所在，使人领会、学习作文章的要领。

嘉靖四十年（1561）东吴郭邦藩常静斋依据此本重刻。清刻本将旧本中标记卷次的“侯、王、将、相、有、种、乎”七字，易为“九、重、春、色、醉、仙、桃”七字，盖慑于文字狱而更改。

全书经钱牧斋用朱笔评点，卷首钤“钱谦益印”。卷末有康熙五十一年许运昌手书跋文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中州集十卷 中州乐府一卷（金）元好问辑 元至大三年（1310）平水曹氏进德斋刻递修本（《中州乐府》配影元抄本），傅增湘跋。框高 20.6 厘米，宽 13.3 厘米。每半叶十五行，行二十八字，白口，四周双边。

元好问（1190—1257），字裕之，号遗山，秀容（今山西忻州）人。兴定五年（1221）进士，任内乡令。正大中（1224—1231）为南阳令。天兴初（1232—1234），权尚书掾，顷之，除左司都事，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。金亡，不仕。晚年以著作自任，筑亭于家，名曰“野史”。记录金代君臣言行，凡百餘万言，元修《金史》，多所参稽。事迹详见《金史》本传。为文质朴沉郁，尤工于诗，五言、乐府俱臻上乘，被誉为“一代宗工”。有《遗山先生集》、《中州集》等传世。

《中州集》是收录金代诗歌的一部总集。首录显宗二首、章宗一首，不入卷数。其余分为甲至癸十集。共辑录诗人一百九十四位，作品一千九百八十四首。其中除“南冠”类收入忠于宋朝之留金使节与官吏朱弁、滕茂实等五人诗作八十四首外，余皆金朝诗人之作。

卷前有元好问自序，言此书的编纂始于癸巳，即哀宗天兴二年（1233）。时元好问留滞聊城，杜门深居。为保存一代文献，防止历兵火而仅存之诗湮灭无闻，遂追忆、辑录前辈及交游诸人之作。恰值商孟卿携其父商衡手抄本金人魏道明编、商衡增补《国朝百家诗略》前来，元好问即以己所辑录与《国朝百家诗略》合为一编，曰《中州集》。其例每人各为小传，详具始末，兼评其诗。或一传而附见数人，或附载他文，或兼及他事。大致主于借诗以存史，故旁见侧出，不主一格。选录诸诗颇极精审。

自序作于癸巳十月二十二日，知《中州集》之编纂此时大体已就，自始至成，前后不足一年。

此书在元代至少版印过两次。首次在此书编就十五年后，即蒙古海迷失后元年（己酉，1249）秋，真定提学赵国宝为之出资，铍木以传。这应是此书开雕时间。此本首题有“乙卯新刊”字样，时当蒙古宪宗五年（1255），距开雕之日已六载。对此，傅增湘《藏园群书题记》有二推测：一则疑此书“迁延数载始毕其工”，一则疑“此书初刻当为‘乙卯新刊’，其后版归坊肆，重印行世，特改题此名，以耸人耳目，冀广流布。”（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卷十九《题元刊本中州集》）

傅增湘所说“板归坊肆，重印行世”者，即此本，乃第二次版印之本。今此本原附《中州乐府》卷末有“至大庚戌良月平水进德斋刊”牌记。至大庚戌良月，即至大三年十月，为此本之具体刷印时间。曹氏进德斋，系平水著名书坊，曾于大德三年（1299）刊印过巾箱本《尔雅注》。此书之牌记云刊刻者为平水进德斋，所指应即平水曹氏书坊。

据傅增湘所说，此本所用书版并非进德斋另刻者，乃“乙卯新刊”书版归于曹氏，曹氏据以重印行世。此本所不同于“乙卯新刊”者在书之题名。此本卷

首元好问自序题曰“中州鼓吹翰苑英华序”，目录题曰“翰苑英华中州集总目”。此二题名中“中州鼓吹”与“翰苑英华”诸字，字体风格与题名中的其他字略有不同，当为后人所补刻。初次刊刻之书版，题名原应分别为“翰苑英华序”、“中州集总目”。因为此本以旧版重印而成，故虽非初刻初印本，但所反映的仍基本是初刻本原貌，极为珍罕。

金代诗歌因战乱而亡佚者甚多，赖《中州集》略存梗概。清康熙年间编《全金诗》，即以此书为基础而有所增补，足见其资料价值之重要。

此元刻本《中州集》行格疏朗，刻印精良，在雕版印刷史上也具有独特地位。明末汲古阁校刻《列朝诗集》、《确安文稿》，行款版式即悉遵此书。近代董康诵芬室也曾据此本影刻。

所附《中州乐府》一卷，二者初始即合为一编刊版，后《中州乐府》刻本佚失。傅增湘据日本五山本影摹补入。

此本中钤有“传是楼”、“徐乾学印”、“健庵收藏图书”、“茂苑香生蒋凤藻秦汉十印斋秘篋图书”等印鉴，知其曾为徐乾学、蒋凤藻所藏。民国时，归傅增湘所有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古乐府十卷 （元）左克明辑 元至正刻明修本。黄丕烈、季锡畴、乔松年跋，明方震儒题款。框高 21 厘米，宽 13.4 厘米。九行二十一字，黑口，左右双边。

左克明，字德昭，元末明初人。南昌铁柱延真观道士。生卒年不详。以儒家之学授徒馆塾，从之者甚众。讲读之暇，采摭古今歌谣辞曲而为《古乐府》。又著有前、后诗集，创编《铁柱延真语录汇编》，未竟，其弟子道士熊常静成之。事迹见陈宏绪《江域名迹》卷三。

左氏编纂此书之缘起，见于《自序》，谓“乐府之流传也，尚矣。风化日移，繁音日滋，愚惧乎此声之不作也，故不自量度，辄为叙次，推本三代而上，下止陈、隋，截然独以为宗，虽获罪世之君子，无所逃焉”云云。据此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推测：“当元之季，杨维桢以工为乐府倾动一时，其体务造恢奇，无复旧格。克明此论，其为维桢而发乎？”

此书乃继郭茂倩所编《乐府诗集》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乐府诗总集，然与《乐府诗集》亦互有出入。《乐府诗集》止于唐末，务穷其流；《古乐府》终于陈隋，务溯其源。此书分唐以前古乐府为八类，即古歌谣、鼓吹曲、横吹曲、相和曲、清商曲、舞曲、琴曲、杂曲。卷前自序云：“冠以古歌谣辞者，贵其发乎自然也。终以杂曲者，著其渐流于新声也。”说明其文学旨趣重在新声，对堂庙的雅乐不甚感兴趣，故而对郊庙、燕射歌辞摒而不录。每类各有小序，为左克明自作。其题下夹注，多摭《乐府诗集》之文，卷一《紫玉歌》条下，则明标《乐府诗集》云云。

据《虞山钱尊王藏书目录汇编》，钱曾亦藏左克明《古乐府》之元刻本。

《读书敏求记》卷四“左克明《古乐府》十卷”条曰：“《焦仲卿妻诗》：‘新妇初来时，小姑如我长。’兰雪堂活字本《玉台集》于‘初来时’下添‘小姑始扶床，今日被驱逐’二句。初观之，亦不觉其缪，及再四寻绎，始知妄庸子以顾逋翁《弃妇诗》误为添补耳。逋翁诗云：‘及至见君归，君归妾已老。’则扶床之小姑，何怪其长如我？此诗前云：‘共事二三年，始尔未为久。’安得三年未周，小姑长成遽如许耶？此刻于至正年间，未改原诗之旧。吴门刻《左氏乐府》，反据讹本增入，并改‘寡妇赴彷徨’为‘起彷徨’，文理违背。书之日就舛错，将使谁辨之，而谁正之乎？”足见此元刻本之可贵。

《四库全书》收录左氏《古乐府》，所据之本乃浙江汪启淑家藏明刻本，其中窜改之处甚多，远不及此元刊本为善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：“今考其《临高台》条下，引刘履《风雅翼》之说，尚与克明相去不远。至《紫骝马》条下，引冯惟讷《诗纪》之说，则嘉靖中书，元人何自见之？其由明人重刻，臆为窜入明矣。又冯舒校《玉台新咏》，于《焦仲卿妻诗》‘守节情不移’句下，注曰：‘案：活本杨本，此句下有“贱妾留空房，相见常日稀”二句，检郭、左二《乐府》并无之。’今考此本，乃已有此二句，知正文亦为重刻所改，不止私增其解题矣。”此元刻本虽经明代修补，尚无任意增改，优于《四库全书》所据之本。

卷前有至正六年（1346）孟昉、左克明、虞集、赵惠诸序。据序文，至正六年，此书业已编成，并由天台林炯（字邦宪）资助钹梓行世。书版至明初存于杨士奇南昌家中（《东里续集》卷一九《〈古乐府〉跋》）。此书在明代嘉靖、万历年间一刻再刻，版本甚多。

此本中有“吴宽”、“震儒”、“堯圃”、“士礼居藏”、“蓉镜心赏”、“蓉镜”等印鉴，又有“竺坞藏书，庚申五月得此”（卷十末）题识，知此书在明代曾为吴宽、文徵明、方震儒等收藏，文徵明得此书之庚申年，当是弘治十三年（1500）。清代则曾为黄丕烈士礼居、张蓉镜小琅嬛福地插架之物。另据黄丕烈跋，此书在清初一度为钱曾述古堂旧藏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皇元风雅六卷 （元）傅习、孙存吾辑 元刻本。框高 17.2 厘米，宽 12.3 厘米。每半叶十三行，行二十一字，细黑口，左右双边。

傅习，字说卿，清江（今属江西）人。生卒年不详。游四方，采集时贤诗甚多，孙存吾据以编次成《元风雅前集》六卷。存吾字如山。或曰字存吾，名不详，以字行，号如山。庐陵（今江西吉安）人。生卒年不详。尝为儒学正。

此书编次以刘因为首，凡收录元代诗人一百十四家，间载作者爵里，俱不甚详。所录以江西人之诗居多，盖编辑者傅习、孙存吾俱为江西人，于本地诗作易于搜集，且寓推崇乡贤之意。惟所收诗篇，皆就所见闻，随时辑录，故“首尾颇无伦序。或有一人而两见者，殊乖体例。然元时总集传于今者不数家，此集虽不甚赅备，而零章断什不载于他书者颇多，世不习见之人，与不经见之诗，赖以得存者，亦不少矣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语）顾嗣立编纂《元诗选》，曾以此本为

资料来源。

书内遇元帝及相关尊号，如“裕宗”、“天子”、“万岁”、“国母”、“龙颜”、“圣泽”、“圣主”、“御笔”、“大元”、“朝廷”等，皆提行，以明所尊，亦为元刊本之佐证。

卷前有至元二年（1336）虞集序。钱大昕《补元史艺文志》曾指出该序文浅陋，未必出自虞氏之手，乃书肆人所假托。所言应是。

此书钤梓于李氏建安书堂，今《后集》“皇元朝野群英姓氏”后有“李氏建安书堂”刻书牌记可以为证。《四部丛刊》所据以影印的高丽仿元刊本中，此牌记之“李氏建安书堂”则已改为“古杭勤德书堂”，知元代杭州勤德书堂曾翻刻此本。

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云，此书之外，孙存吾尚编刻有《翰林珠玉》六卷、《范德机诗集》七卷。前者题“儒学学正孙存吾如山家塾刊”，后者题“至元庚辰良月益友书堂新刊”，则存吾离任学正之后，即隐于书林。《翰林珠玉》不知刊于何时，或犹在官学正时。《范德机诗集》必刻于致仕之后。《皇元风雅》六卷成于《翰林珠玉》、《范德机诗集》之间，时已开设益友书堂与否，今不可知，故首次刊行此书者为如山家塾，抑或李氏建安书堂，或乃建安书堂翻如山家塾刻本，今亦不可知。

此书在后世未见有翻刻者，仅有传抄本。

明何乔新《椒邱文集》卷九《重刊黄杨集序》提到此书，云：“予尝考元诗见于编选者，如所谓《皇元风雅》、《元诗体要》之类，其采取博矣，而先生之诗乃遗焉。”可见此书在明代尚不难见到。清代则流传已稀，而内府一直藏有此本。《四库全书》抄录收入《元风雅前集》十二卷，即以内府所藏元刻本为底本，惟元本六卷，四库本为十二卷，盖有所析分之故。

元人所编本朝诗选之类的书籍颇有几种，据钱大昕《补元史艺文志》著录，此书（钱氏著录作“《元诗前集》六卷《后集》六卷”）之外，尚有孙存吾《皇元风雅后集》六卷，蒋易《皇元风雅》三十卷，曾应奎《元诗类选》四卷，孙原理《元音》十二卷，赖良《大雅集》八卷，另有《皇元风雅》八卷，注云：“无撰人姓名，或云宋褰。”又据元戴良《九灵山房集》卷二十九《皇元风雅序》提到另外一部《皇元风雅》，云：“东海隐君子（丁）鹤年所辑。……取向所积篇章之富，句抉字摘，編集类次之，而题以今名。”此《皇元风雅》编选者为另一人，则其与蒋氏、傅氏、孙氏等所编选者当非一书。然诸书今大多不存，仅此书与孙存吾《皇元风雅后集》六卷、蒋易《皇元风雅》三十卷尚可见到，甚为珍罕，对研究元代诗歌艺术成就具有重要价值。

书中有“涵芬楼”、“海盐张元济经收”等印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皇元风雅后集六卷 （元）孙存吾辑 元李氏建安书堂刻本。框高 17.4 厘米，宽 12.2 厘米。每半叶十三行，行二十一字，细黑口，左右双边。

孙存吾尝编次傅习所采集之诗为《元风雅前集》六卷。此《后集》六卷，则为存吾所续辑者。

此书卷前有后至元二年（1336）谢升孙序。编次以邓文原为首，凡收录元代诗人一百六十六家，间载作者爵里，俱不甚详。所录以江西人之诗居多，盖孙存吾为江西人，于本地诗作易于搜集，且寓推崇乡贤之意。惟所收诗篇，皆就所见闻，随时辑录，故首尾编次颇无伦序，或有一人而两见者，殊乖体例。然元诗总集流传至于今日者极少，此集虽不甚赅备，但其中诗篇不见于他书者颇多。世不习见之人，与不经见之诗，赖此书得以存者也不在少数。清顾嗣立编纂《元诗选》，曾以此本为资料来源。

书内遇元帝及相关尊号，如“裕宗”、“天子”、“万岁”、“国母”、“龙颜”、“圣泽”、“圣主”、“御笔”、“大元”、“朝廷”等，皆提行，以明所尊，亦为元刊本之佐证。

此书初次钤梓于李氏建安书堂，书中“皇元朝野群英姓氏”后有“李氏建安书堂”刻书牌记可以为证。《四部丛刊》所据以影印的高丽仿元刊本中，此牌记之“李氏建安书堂”则已改为“古杭勤德书堂”，知元代杭州勤德书堂曾翻刻此本。

此书在后来未见有翻刻者，仅有传抄本。

明何乔新《椒邱文集》卷九《重刊黄杨集序》提到此书，云：“予尝考元诗见于编选者，如所谓《皇元风雅》、《元诗体要》之类，其采取博矣，而先生之诗乃遗焉。”可见此书在明代尚不难见到。清代则流传稀少了，而内府一直藏有此本。《四库全书》抄录收入《元风雅后集》十二卷，即以内府所藏元刻本为底本，惟元本六卷，四库本为十二卷，盖有所析分故。

元人所编本朝诗选而今尚存世者，仅此书与傅氏、孙氏《皇元风雅前集》六卷、蒋氏《皇元风雅》三十卷尚可见到，甚为珍罕，对研究元代诗歌艺术成就具有重要价值。

书中有“涵芬楼”、“海盐张元济经收”等印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国朝风雅不分卷 杂编三卷 （元）蒋易辑 元刻本 黄丕烈 罗振玉跋。框高 18.4 厘米，宽 12.8 厘米。每半叶十行，行十八字，黑口，四周双边。

蒋易，字师文，自号橘山真逸，建阳人。生卒年不详。从杜本游。元末入阮德柔幕。有《鹤田文集》二卷。

此书虽未标卷次，然《杂编》之外，实分七部分，故有称之曰七卷者。除卷七吴闲闲等八人之诗外，其他六卷卷首皆各有目录，目录首行题曰“国朝风雅”。每卷所收诗人一两家至七八家不等，每家各自为编，首行上书姓字，下题姓名、籍里，书口亦镌作者之字，而非书名。个别诗家之末所附文字，或为评论之语，或记作者行实，或记选刻岁月。各家诗所用书版皆各为起迄，每卷所记版数（即叶码）亦各家分记。罗振玉以此推断此书所收各家诗乃随得随刊，故不

相衔接,其说甚是。

《杂编》分上中下三卷,前三卷之目录,首行题“国朝风雅杂编”。与前七部分之目录不同,此目录但书诗题,不著人名,人名于卷内书之。

此本卷中遇元帝及其他尊号,如“先皇”、“圣皇”、“天子”、“裕宗”、“今皇”、“国母”、“皇元”、“有元”、“圣代”、“京师”等字样,皆提行;遇“圣心”、“天颜”等空一格,以明所尊,亦为元刊本之佐证。

此本与蒋易編集《皇元风雅》三十卷相比较,每多歧异。其一,此本有子目而无总目、序跋。三十卷本无子目,而有总目,并有蒋易自序、黄潛序、虞集序。其二,此本无卷次,惟《杂编》分上中下三卷。三十卷本则合《杂编》而总为三十卷。其三,此本与三十卷本惟《杂编》内容、编次相同,收诗人七十一家。(张氏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据三十卷本总目计算,漏“□东野”一家。罗振玉跋云七十五家者,乃据此本卷内所收诗人计算,将重出者四家亦计入其中,故数有增多。)其他部分则有合有不合。《杂编》之外,此本收诗人二十八家,三十卷本之前二十七卷收诗人八十五家。此本所收前二十八家中惟僧虚谷未见收于三十卷本,余二十七家皆分见于三十卷本之部分卷次中,故三十卷本较此本多收诗人五十八家。其四,此本《杂编》目录后有蒋易跋语,云:“记以杂名者,旁及他事,不专于一也。诗以杂名者,不拘流例,遇物即言也。是编杂采江湖之所传而不睹其全者,故题曰‘风雅杂编’云。”三十卷本无此段文字。然三十卷本总目后有一段文字,乃蒋氏叙此书编纂缘起者,此本则无。

比较二者,可知三十卷本内与此本相同部分,实皆以此本之书版刷印。所不同者,凡位于各卷卷端之诗人姓字皆被挖改为“皇元风雅卷之xxx”,卷末亦增刻以“皇元风雅卷之xxx终”。因属挖改,不易为工,字画模糊不清。又,此本部分诗题如《杂编》卷中《秋灯》、《辘轳怨》等下方有墨块,三十卷本往往铲削。然三十卷本亦偶有误将诗题铲削而未修补者,如此本《杂编》卷中《王昭君》,三十卷本即为空白,显系铲削所致。

此本盖属初编初刻初印本,三十卷本则为后续增益、刊刻而成,非另行刊刻者。此本元槧元印,极为精雅,三十卷本中相同部分因属后印,书版有耗损,字画不如此本洁净清晰。罗振玉跋谓此本较之足本尤为珍贵,甚是。惟其以残本视之,则有欠准确。

此本乃汪氏艺芸书舍旧物,每册卷首钤有“汪印士钟”、“闾源真赏”二印。后辗转为罗振玉购得,又转归涵芬楼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皇元风雅三十卷 (元)蒋易辑 元建阳张氏梅溪书院刻本 黄丕烈跋。框高 18.7 厘米,宽 12.9 厘米。每半叶十行,行十八字,黑口,四周双边。

《皇元风雅》卷前有后至元三年(1337)蒋易自序,以及后至元四年黄清老序、后至元五年虞集序。

此书为存世元人所编本朝诗选之类的书籍之一种,甚为珍罕,对研究元代

诗歌艺术成就具有重要价值。是书录诗始刘因,与傅习、孙存吾《元风雅前集》所选相合,而开卷亦取《黄金台》一篇。卷一至卷二十七,收诗人八十五家,人数不及傅、孙《元风雅前集》、《后集》三分之一,而甄录诗篇几乎为其二倍。阮元《揅经室外集》卷四《元风雅》提要云:“傅、孙于诸大家所录寥寥,此则选择古体较为详审,即同录一人一题之诗,题目字句各不相侔。如胡汲仲《题女直骢马图》,孙本‘题’字下多‘崔录事’三字。虞集《李伯时九歌图》,傅本无‘李伯时’三字;《送星上人归湘中》,傅本无‘归湘中’三字。柳贯《和袁集贤上都杂诗》,傅本‘和’字上有‘同杨仲宏应举’六字。诸如此类,不可胜举。其余字句,如揭傒斯《送淳直子朝发扶桑国》,傅改‘扶桑’作‘梁宋’。吴师道《黄金台》‘千里风尘驰骏马’,孙改‘风尘’作‘强燕’;《铜雀台》‘汉家一片当时土’,孙改‘当时’作‘如膏’。盖当日随时所得,而又出于各人点窜,不可拘于一律。至于每人篇尾各著事实,此则较傅、孙两家为胜,存之足以资考证之助。”所言甚是。

卷二十八至三十,为“杂编”,体例同前二十七卷。

卷内遇“国家”、“圣朝”等字样,或提行,或空一格,以明所尊,亦为元刊本之佐证。

据蒋易自序,书之刊刻应始于后至元三年。至后至元五年虞集为序时,大约行将毕工。目录后有墨记曰“梅溪书院”。张氏梅溪书院为刻书名肆,主人张子禹,古邢人。该书坊曾于大德十一年(1307)刻《校正千金翼方》三十卷、泰定元年(1324)刻《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前集》二十五卷《后集》二十五卷《续集》二十二卷、泰定四年刻《书集传纂疏》六卷、元统二年(1334)刻《韵府群玉》等书。

《皇元风雅》三十卷在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、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、《文渊阁书目》、阮元《四库未收书提要》、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等书目中皆有著录。

卷内有“铁琴铜剑楼”印鉴,知此书曾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收藏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精选名儒草堂诗馀三卷 题凤林书院辑 元刻本(卷下末叶抄配) 框高 15.8 厘米,宽 10.9 厘米。每半叶九行,行十八字,细黑口,左右双边。

《千顷堂书目》始著录,一名《续草堂诗馀》。

书题“庐陵凤林书院辑”,未详选者姓氏。目录首叶有牌记五行,云:“唐宋名贤词行于世,尚矣。方今车书混一,名笔不少,而未见之刊本。是编辑欲求备,不可。姑摭拾所得,才三百馀首,不复次第,刊为前集。江湖天宽,俊杰何限,倘有佳作,毋惜缄示,陆续梓行,将见愈出而愈奇也。”可见,此词集仅为凤林书院编纂、刊刻元代词作庞大计划之开端,故而称之曰“前集”。其后本欲陆续徵集、编辑,以为续编,“将见愈出而愈奇”,结果止此一编,再无下文。又其云摭

拾得三百馀首者,与实际亦不相符合,夸大甚多。今检全书所收录词作,自刘藏春《木兰花慢·混一后赋》以下,凡五十九家,总计一百九十一首,不足二百,更遑论三百馀^①。

关于宋遗民词,有两部选集值得注意,一为《乐府补题》;另一即《精选名儒草堂诗馀》。此书所选词家大部分是爱国志士和宋遗民,编选者本人也极有可能是一位南宋遗民。此书的编选不仅颇具艺术标准,同时贯穿了编者的爱国情感和亡国哀思。阮元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》称其“选录精允,秀句清言,多萃于是。而《黍离》之感,有不能忘情者。”厉鹗称:“弁阳老人《绝妙好词》而外,渺焉寡匹。余于此二种,心所爱玩,无时离手。”^②此书之编排以刘秉忠、许衡等元朝达官贵人为首,体现了编选者的苦心。

此书的编选者为庐陵凤林书院,入选的作者大部分是江西人,尤以庐陵人居多,因而有明显的地域特色。庐陵凤林书院的情况可资了解的资料极少。元代由书院刻书的现象比较普遍,因为书院集中了一批学识广博的宿儒,有很好的编校条件,又拥有学田,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。故此书从编选到刊刻,均为凤林书院主持负责,并不奇怪。

书中有“上党冯氏藏书”、“玉屏珍赏”、“云溪词客”、“双鉴楼藏书印”、“傅沅叔藏书记”等印记,知其曾为常熟冯班所藏,继归仪徵江立。后来,辗转成为傅氏双鉴楼藏书。新中国成立后,入藏北京图书馆(今中国国家图书馆)。此本存世还有一部,现收藏于上海图书馆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国家图书馆

①关于书所收词作数量,因依据的本子不同,统计结果多不一致。

②雍正二年厉鹗跋,见程端麒校点《精选名儒草堂诗余》附录,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3年。